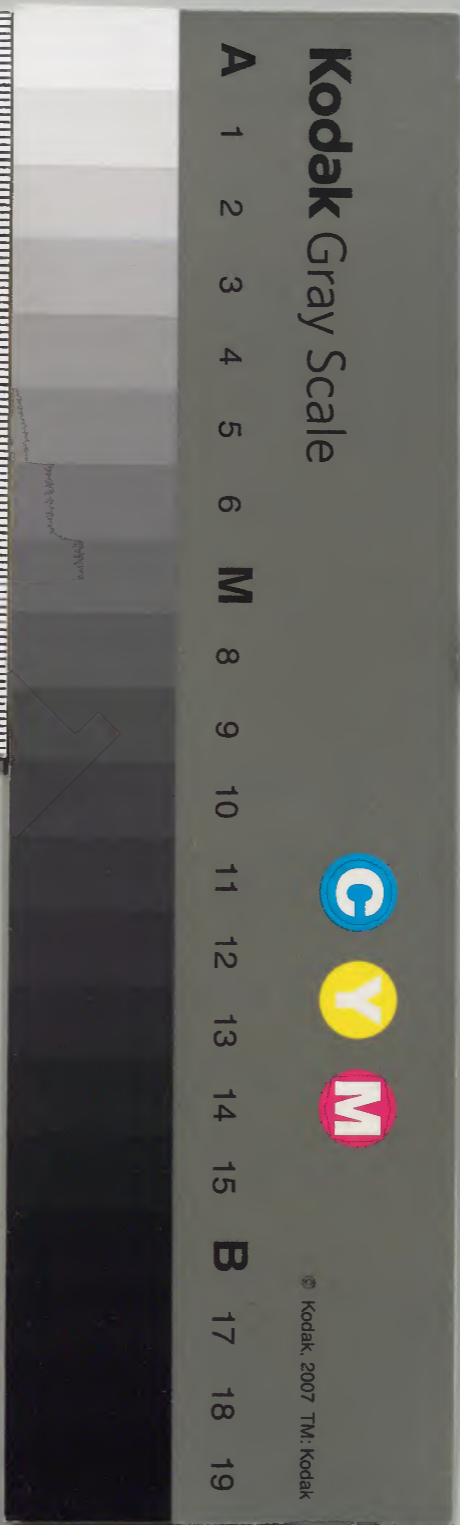


晉書

卷一百一十八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04)
函號	別 10 1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載記第十四 淺草文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符堅下

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
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
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
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

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讐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追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荆楊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卽僞位新平王雕陳說圖讖堅大悅以

彫爲大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顛頊之墟里名曰雞閣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顛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

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符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

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寘部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

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旣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馮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適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餽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衝

壁輿櫬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卽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廻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

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
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
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
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
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
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
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
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
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
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

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
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
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
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
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
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
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
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
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闇劣以累捷
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

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
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
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讎也臣恐非但
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
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
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
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
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
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
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
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
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
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
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棲
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勞身于馳騎口倦于
經畧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
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
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

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
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
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
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
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
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
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
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
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
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
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
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
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懼之宮奇在虞晉不闕兵國有
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
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幸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
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
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所司
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
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
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

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
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
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
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
光鄉道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
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
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
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
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
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

文武如林鼓行而推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籟朝廷內外
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
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
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
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
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
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
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徒江北百姓
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
氣厲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

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天弱不御疆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疆兵百萬韓日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宮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

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桓冲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獻及冠軍慕容

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獻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獻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墮異之衆一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

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
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
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
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
逸宜速進衆軍倚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
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
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
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
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
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
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
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
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
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
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
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
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
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
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
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

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
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
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
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
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
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
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
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
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
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
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
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
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
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
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鄆城姜成
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衆
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
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
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
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

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
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
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
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諡曰哀公衛軍從事中
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
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
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
人招集羣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
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
鄴城慕容暉弟撫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
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
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
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
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
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
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
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
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
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
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

徵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主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

賢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恠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大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于鵠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惵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按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

等擊之爲甚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
千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
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屬漢之衆來赴難堅
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
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冲河間公苻琳
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冲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
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
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
苻琳率衆三萬擊冲于灊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
矢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
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
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
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
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
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
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
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
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
及于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

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鄆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

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白王太弟有令孤令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不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苻廋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亮于中山以爲已援垂遣張崇要興護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

衆寡不赴不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揚膺唱歸順
之計不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碭濟陽太
守郭蒲據滑臺將軍顏肱襲次于河北不遣將軍桑據
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不懼乃遣從弟
就與參軍焦達請救于謝玄不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
難須軍援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
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達與參軍姜讓
密謂揚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
讎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
世之主旣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
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
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
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况君侯
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
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
書而遣達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
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旣至堅每日召嘉
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人見東堂稽首謝
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
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

變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椎蘆作遽蔭不成文
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
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
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
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
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
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比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
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
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
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旣
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不款誠無貳
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
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
沖僭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
爲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
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
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
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
免嘉其忠勇竝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沖又
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

晉書卷一百四十四 載 齊 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叅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不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屢爲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敷爲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于驪山爲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陷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比如新城鄴中饑甚不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

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
或戰山峯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長將入覺之
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
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乎卿
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
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
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
書郎自表父讎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
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酋望深以爲慚故相率距萇
以立忠義時有羣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

占者以爲鬪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衆登城
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
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
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
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
返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
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爲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
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
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
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斲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

五言卷百五
載前
三

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歔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父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于城西爲冲所禽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母臨聽訟觀令百姓有

怨者舉煙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
當舉煙又爲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
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
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後琴而歌曰阿得脂阿
得脂博勞舊父是讎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
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
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
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
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
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
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
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
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
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
罵而求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
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
其南秦州刺史楊璧于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氏豪張
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
篡位以宏爲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疆盛
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

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
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
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
應謠言矣不僭號僞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菴爲
業嘗貨菴于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自言
家在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
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
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
償菴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儁
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
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
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
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
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
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
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
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
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

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
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
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
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
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
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
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
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
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
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
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
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
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
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
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
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
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
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
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
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

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
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
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
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
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
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
事簡召英傑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
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
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
之效故僣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
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
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
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
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
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
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謹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
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
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
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

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爲卧龍卿亦異朕於言迴考榮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彛倫始叙朕且欲從客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引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脩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

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
太子宏長樂公不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
此廣平麻思流寄闕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
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
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流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
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
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
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
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
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望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
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
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
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
軍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
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

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
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
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
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
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
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
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
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
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恠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
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
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
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
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
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
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
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
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
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

土旣濟文王遇之囚羗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融議之性至孝初屆冀州遣使叅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旣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入江東雖不絕如縆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符朗

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
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
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
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
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
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
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
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
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
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

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盃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味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諧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白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終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第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
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
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
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

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
冲頻爲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
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
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
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
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
以太元十年僭卽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
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
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
隸校尉陽平郡公苻冲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
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
陽公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爲侍中徐
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
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
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
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
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
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
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自然投戈

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捷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巴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亮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謨爲征

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亮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與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救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少

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
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
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
三忘軀之誠勦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麟攻
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
麟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
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
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
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
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
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
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
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城陷兗及固安侯
苻鑿並爲麟所殺不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
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
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弋興于枹罕興
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日夜襲廣軍
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旣而襲王
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
興旣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

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
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爲使持節
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
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
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
苻纂爲大司馬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徐義爲司空苻沖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
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
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
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
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
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
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
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
幽顯雖黃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爲
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勳
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
晉於是天水羌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
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徽起
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不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書前
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擊長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弈于率鄯善王胡貳叱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戰于孫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劔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狹

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劔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不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
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
馮該自陝西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
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
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
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
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
尊號僞諡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
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
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
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
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
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
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
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
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
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
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
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
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

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
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
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
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歿碩德者必
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旣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
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
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
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
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
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
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
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
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疆豺狼梟獍舉目而
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劔西州鳳翔秦隴
偏師蹙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
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
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
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
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
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纂

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
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
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
穀豐穰足以資贍卽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
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
降監厥誠因獻歎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爲死
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知
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
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
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長之言堅嵩等以王
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
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
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
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
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
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
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
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
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虜
虜師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

之有衆十餘萬募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
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爲車騎
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
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
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
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
沛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
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
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
蘭犢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
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
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
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萇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
太子弁爲南安王尚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
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
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
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
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
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
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爲

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苻既而升樓謂苻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實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苻碩原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成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并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并

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長遣其
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
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
密遣其將任寬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
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
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
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
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
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長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
軍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
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
爲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
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
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
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
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
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
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
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
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

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爲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承保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爲崇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

建年號登攻之千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
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
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
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
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
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
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
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
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
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
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
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
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
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
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
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
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
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
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

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
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
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
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
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
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
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
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
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
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
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
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
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
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無犬
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羌董豈可以人理期也何
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
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
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虵豕之墟紫宸

遷龜龜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
鳥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
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薑毒未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
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
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
慘虐稟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
命疑猛虎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
速禍不亦宜乎末固雅量環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
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茲回篡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
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
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辟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
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
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
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
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足以
夸世愼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恥
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
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
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
順神理害盈雖矜泳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

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
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
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人所廢
人不能支持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
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
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辰竊帝圖王
惠生縱敵亂起矜彊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終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載記第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機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
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
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
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

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鄒玄孫柯廻爲
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英毅不
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
榆眉戎夏緝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
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
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
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
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
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勅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
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
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
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旣死季龍
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
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
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
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
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
性清儉鯁直不脩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
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
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

命左右斬之射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未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廬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等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

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冀縣襄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

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卽丘縣公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于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碣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斂歧

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郟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
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
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于
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
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
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
夏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
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
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
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
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
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
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
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
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
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
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
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
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
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流人郭敷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
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
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
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
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
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
思效力命不可損感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
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
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
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
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
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
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
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
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
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
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
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
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
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

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
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
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
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
公禮葬之苻儋號追諡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
率不脩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
洛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
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
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
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
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
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兗三州
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
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
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
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
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
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旣

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
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
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
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
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
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
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
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
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
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
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
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
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
廣党剛等爲帥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
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
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祥等數千戶于
敷陸至是降于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
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
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
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

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廻然後垂拱取之
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下莊得貳之義也堅寧朔將軍
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二縣要破之方
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
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沖
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
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
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
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
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
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
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千堡據馬
嵬奴遣弟多攻麟萇伐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
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卽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
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爲皇后
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白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
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
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
沒弈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
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

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長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長還安定脩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長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長將赴救尚書令姚弋文左僕射尹緯等言於長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長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長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長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旣終長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長旣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鄩冠軍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

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欲擊之萇曰登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上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乎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

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緝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禡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禡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禡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招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禡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禡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禡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禡飛衆大潰斬禡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

所施足爲一時之傑較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長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長曰少不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長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長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御羣雄包羅僞異棄嫌錄羊口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長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鴛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長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逾萬堡密引苻登長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長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

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
羣下諫之萇曰槌旣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
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氏
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
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
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
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
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
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
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藝
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眾履險若夷上下咸
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
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
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苻登驃騎將軍
沒奔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
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
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
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
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
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

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長下書兵吏從征
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符登與竇衝相持
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
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
防闕關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
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谷聞興
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
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
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譙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
千餘戶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

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
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
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
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
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
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
右僕射姚晃尚書秋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
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
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八
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偽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墓稱原陵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終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載記第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昺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

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
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喪
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
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
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投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
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
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
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大陌向廢橋始平太
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與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
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
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
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
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
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
溺死者十二二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
十九年僭卽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
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
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興
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
業徙陰密二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爲四置四軍以領

之安南強熙鎮遠揚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
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彭
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
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
于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等
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
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
救魏師旣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
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
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詣歸
率戶三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與處之于成紀拜使持
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剋
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
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
徵孔爲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
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于
城干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旣
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
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
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

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與母蚩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
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言興尚書郎李嵩上
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
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
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
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言乞依前議興
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
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
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
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倚
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
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
乏絕宜明宣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
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
平公沒奔于于執而送之蚩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
蚩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
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興與下書禁
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
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于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
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

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岐韓襲等
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
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
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
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
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
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
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
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
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
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
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己厲身往來
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
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
叅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
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
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逃
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
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
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

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旻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
夫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
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論方
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
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
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
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
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
然矣洛陽旣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
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
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
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
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
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
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
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
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趙惡地王平
烏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
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
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

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
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獻之
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
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
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
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
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
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
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
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徧于
卒伍興之西也沒奔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
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
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
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基
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
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
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奔于于棄其部
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
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
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

見羣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
司隸姚顥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
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
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
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
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
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
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
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
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奔于
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斂權鎮洛陽姚顥及尚書令姚
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
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
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
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
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
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
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
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姚
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

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與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
賚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與
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
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
玄懼而奔興與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
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
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
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
如其父遠矣今旣握朝權必行篡奪旣非命世之才正
可爲他人駟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
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
固讓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
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謀愔璞質達裕國
兒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
髮儻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
史西海侯李文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
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
松念至魏安爲儻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念送于儻
檀儻檀大怒送松念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
書錄焉蒐戰時將吏盡擢敘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

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
好游田頗損農夏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
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
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
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
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
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
之呂隆懼禿髮儁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
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
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
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
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
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
然歸之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
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
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
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
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
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
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斂成姚壽都等率衆三

高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斂成從下辯而進
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
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
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
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
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
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
以相考校其新文具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
論二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
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
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
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
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
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
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謚中書令
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叅軍衡凱之詣
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
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
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
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姚碩德等

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曆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秃髮儂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於已乃署儂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銜膳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儂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買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

者是爲橐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
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
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
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
何以五郡之地資之儼狃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
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盱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
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僞檀會僞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
告之僞檀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
氏宮人檀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
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
寇讎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
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鸚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
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春純風遠被刺史王
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
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
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
耀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
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
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
旣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

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遠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斲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爨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旣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爲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葦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

以敵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載記第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澧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于晉興以太子弘錄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

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圭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與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濟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遠輕敢違途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與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涼州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顥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爲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崑鎮東楊

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敏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冲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比自脩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羣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儉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

駭懼人無守志取元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與默
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崑營
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與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
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
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
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
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
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
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
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
宗之率襄陽之衆不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
戰謙等舟師大成無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
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
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
以爲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
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
損有餘以禪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
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城門校尉
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不辨有
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廻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

位一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屬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與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與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遷勃勃內徙與處佛于湟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涯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與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聞人之親戚與子弼有寵於與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

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與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旣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與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僭檀蒙遜檀石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三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與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略與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與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

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獨才兼文武宜
鎮督一方願陛下遠覽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
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旣美乾歸
感而歸之太史令任荷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
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
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
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
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爲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
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
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姦
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
裕之輕弱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姦心其在于孫乎召其
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
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二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
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
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
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
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
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
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

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
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
公楊盛叛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
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
驚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
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
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
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
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
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
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悞弗進琨
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念之
言興善之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磐熾新立羣下咸勸
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
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
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
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
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
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
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

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萋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斂成爲羌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凌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

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
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
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
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
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
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
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嵬並興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
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
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
兵私第不以忠於備宮正是孤徇義忘身之日諸君皆
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義也將士無不奮怒懷快曰
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
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
起兵洛陽平西姚誥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
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
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
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
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
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闕之禍全天性
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

陳興以弼才兼文武不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譔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嘗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脩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譔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

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為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爲之畫足釁成逆者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

惑不已彌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與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遠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久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弋仲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不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不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疆兵于外陛下一旦不

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
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
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斂曼崑向新平興還長
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
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
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
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
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
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
于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
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
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
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
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
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
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
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
旣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
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楊武安
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

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掎宦宦乃率衆歸罪與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諸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與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脩仁虛已以答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羣臣于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覲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

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祆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旣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旣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

鏗之徒故耳。其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其死，緯與姚
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
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
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
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
滂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
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
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
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
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
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
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
興甚悼之，贈司徒，諡曰忠成侯。」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終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終

當

